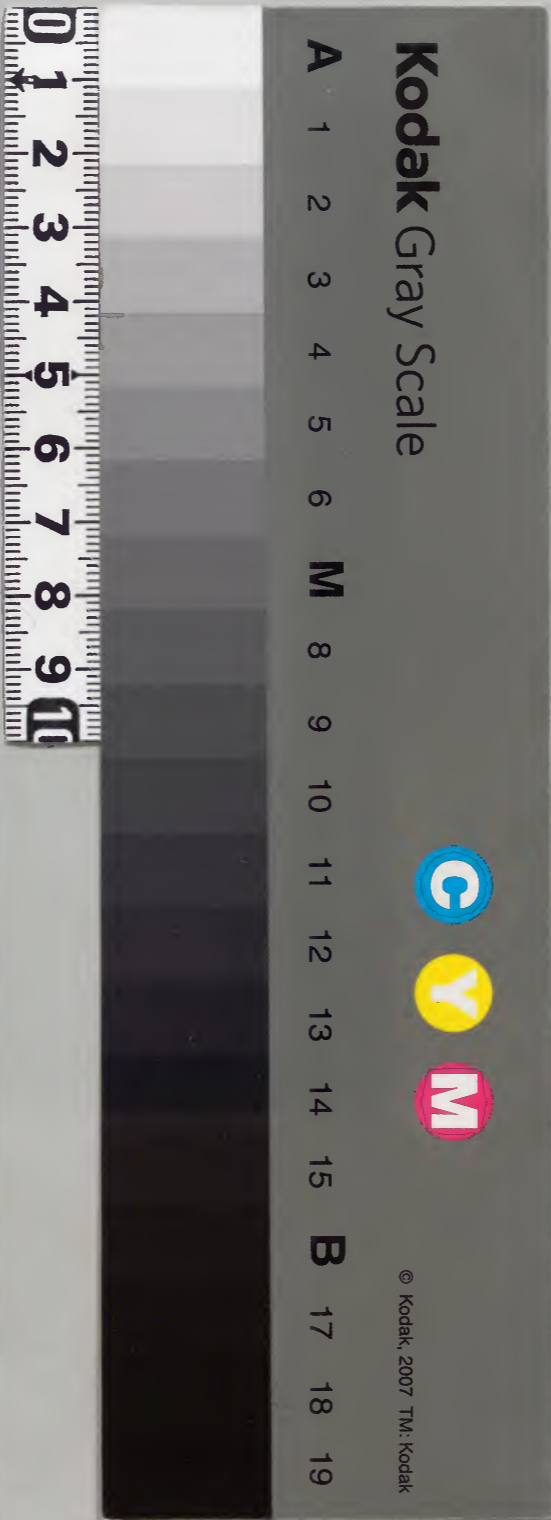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820
冊數	20 ( 1 )
冊號	307 234

307-234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茗溪朱平涵輯

# 湧幢小品

清美堂藏

湧幢小品自

叙

清美堂藏

閒居無事一切都已棄擲獨

不能廢書然家罕藏書即有

存者鈍甚不善讀又不克竟

至于奇古詭卓之調閱深奧

衍之詞即之如匹馬入深山

自余  
蟻子緣磨角恍惚莫知其極  
與鄉也惟淺近之說人所忽  
去且以為可弄可笑者入目  
便記記輒錄出約略一日內  
必存數則而時々嘿坐有所  
窺測間亦手疏以寄岑寂道

遙之况因思茂先博物崛起  
東西京之後別開一調後之  
作者紛々皆有可觀而唯段  
少卿岳總領最為古雅至洪  
學士容齋劄為隨筆數至于  
五下遍士林上達主聽我

明楊修撰何侍郎陸給事王  
司寇擴充振發別自成書此  
皆以絕人之資投山放海之  
客為野蔬礪草之嗜雖畸雜  
兼收若無倫序而中間根據  
條理要自秩然固非探形影

襲口吻以亂視聽者比其意  
微而其致固已遠矣余之無  
當明甚然千金之鼎烏獲可  
舉孺子亦奮臂也大牢之味  
王公能羞田畷亦垂涎也執  
筆自韻仰視容齋欣然有竊

附之意焉間示一二館師與  
兒子輩資譚譚題曰希洪昏  
眊之餘理耶焚耶澄耶清耶  
皆不自知蔓花舒咲于名園  
蛙部鼓吹于天籟我用我法  
此亦散人之一快而又念洪

亦未易可希將使人有優孟  
之誚會所創湧幢初成讀書  
其中潛為之說遂以名篇其  
曰小品猶然雜俎遺意要知  
古人範圍終不可脫非敢舍  
洪而希段也

虬菴居士朱國禎題

湧幢說

猶之乎寓也而性好動則  
東西南北無不之矣動而迂  
僻無所諧願好寤則煙霞  
泉石無不守矣寤而冥心未  
透縣解實難計必有所寤

則形影神情無不適矣撫孤  
松而結廬尋雲水而泛宅皆  
所寄焉以適其適是未易言  
也惟鳥有巢山居者亦曰巢  
巢斯足矣何言乎幢幢與巢  
不相蒙也而偶然象之因以

為號此非佛氏之說而朱氏  
之說也蓋求其所謂結與泛  
者皆不可得則姑以意起焉  
拆木為亭，有角，之面六  
面之牕四銳之若削覆之若  
束墊之若盤納涼則隨風映

日則測景收勝則依山依水  
依竹樹各因其便可卷可舒  
可高可下擇便而張出沒隱  
見如地斯湧俄然無跡或曰  
幔亭或曰雲峰或曰海市樓  
臺惟所命之而有人焉匡坐

其中不自量力整齊一切并  
取殘牘綴而補焉非經史非  
禪玄亦非諧稗用炙我口以  
為異珍也而卑田所不食以  
為殘瀆也而鄙厨所未羅蓋  
亦古者遊戲之意焉而品斯



下矣夫廢退者以逃虛為上  
忘機次之晦迹又次之斯之  
未能為怨尤為誇誕大方所  
笑故寓之乎幢不可著也  
則曰湧不可幻也實之以  
品有大非吾事也又有奇

非吾辨也合奇與大前人為  
之非吾敢也姑舍是蟬鳴于  
高秋菌叢于積腐然乎自然  
成其為湧而已矣  
已未年八月題于黃洋墩之  
品水齋

跋

是編起己酉之春至辛酉冬  
月積可三十餘冊凡經稗海  
諸書所載行于世者都不敢  
錄然耄而忘隨汰隨忘又不  
可勝計要以見意澹宕自喜

友

而已生平原無文又絕無著作間舉筆并其稿失去以為常即此亦時有散佚而存者尚多會赴召檢出節為三十二卷付之梓歷年山居工夫上不用之

道德下不用之文章而僅得此子不云乎博矣猶賢乎已夫聖人之所輕後人之所習曰手談曰坐隱何等自在余此好故自不減奈老去僅可終三局一劫緊關事皆慣

憤不理而反耽此不足紀之  
語不足傳之事積此不足有  
無之續雖于心思初無所費  
可免枯木蛛絲之誚要以少  
費紙墨重為梨棗矣又或者  
更因此取笑取憎于人豈非

一生拙計垂老而更甚者乎  
方割裂時如蜂採花亦自有  
味既成閱之等于嚼蠟又幾  
欲毀去夫人心亦何常之有  
喜則茹之厭則吐之天下事  
皆如此并付之流雲逝水可

矣

壬戌年九月題于西郊之暎

月軒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一

太白神

五色雲

洪武昌

明興偈識

心事記

夢異人

渡江生子

沐公生本

御劄

照世杯

陞赦忠喬

視朝賜食

象鼻巖

用諫擲書

揣隱微

小山泉

好殺必殺

不經之語

二則

建文軍令

凱旋之盛

朱衣人

召治水

械僧報効

功德寺

撻虜徵應

奉侍虜中

宮妃

山陵綵雲

祀廟石函

御膳進素

武皇聖明

王女兒

繼統祥瑞

黃衣陞辭

廟池浮物

時玉

芝草

桃降

祥雲

西苑農壇

駙馬封侯

中宮廢立

訛言驚走

康懿被召

對上雅語

二則

海榴鬘

購香

買珠

戎服出郊

大閱

二則

御筆題詩

御筆改字

御號

藥王廟

獻俘

東宮

出閣

三則

聖諭

滂幢小品卷之一

湖上朱國禎輯

太白神

太祖定鼎金陵凡十二年用小明王龍鳳年號小明  
 大王既殂改明年丁未為吳元年正月有省局匠對  
 省臣云見一老人語之曰 吳王即位三年當平  
 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  
 省臣以聞 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  
 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

勿以聞至十一月上夢人以璧置于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

五色雲

太祖克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剝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卽斬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如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上駐兵之地由此觀之諸書所載靈異要必不誣而上自製西征記尤爲炤灼大平陣

上之龍石灰山伏兵之雨皆應之俄頃間班彪曰神武有徵應亮矣

洪武昌

洪襄惠之祖名武昌居會稽縣東門外社有迎桑神祈賽者暮寄赤石夫人祠武昌持杖大詬曰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神雖土偶可男女混耶悉爲擊碎社中惡之相訐以爲名犯年號達於京師時高皇初定鼎建號問知其祥直武昌且曰是朕興之兆也賜名有恒赦之歸有恒至錢塘西溪



樂其土風曰吾終不可與鄉人處遂家焉再傳而  
生襄惠今其父祖墓在會稽新通明堰之北山有  
言襄惠隨父贅杭誤也襄惠名鍾號兩峰繼室魏  
氏蕭山文靖公之女公三喪妻魏其四也二子澄  
濤皆其出澄舉人濤承蔭

明興偈識

小史謂誌公臨歿爲偈大字書版示弔墓之人作  
小篆體偈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有馮乘雞登寶  
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

道關隨虎遇明興一時名士皆不能解或曰應在  
五百年後李昇亡國人以雞犬解酉戌之說南北  
爲曹潘屯軍之應然第二句云江南事有馮馮者  
諸馮也聖人生諸卽朱寓其姓也西屬雞乘雞者  
壓雞之上爲戊申 太祖登極之年也戌屬犬卽  
以其年幸汴梁又明年爲庚戌是跨犬也司南位  
目南而北抵於子位也秉夜燈元主夜遁出建德  
門以去建下爲安德爲仁也東隣指張士誠闕者  
滅也滅士誠卽取中原也隨虎金陵龍盤虎踞神

龍盤結而虎爲之先若隨其後也遇明興顯然建  
國大號也其爲我太祖之識無疑而豈區區一  
偏安亡國之主足云哉誌公族姓朱塔於鍾山下  
太祖卜其地爲孝陵改塔於東十里卽今之靈谷  
寺是也又於雞鳴山建寺祀之傳有闕刻預識意  
者太祖其誌公之再世了江南一大事因緣歿  
示其兆葬卽其地神矣

心事記

元順帝時張翥在翰林夜夢詩二句云羯漠夷疆  
天暫醉鳳陽君主日初明翥驚異遂謝職南歸廣  
陵作心事記記此夢

夢異人

高皇御天桂清香樓午寐夢異人遺以良藥嘗之味  
清而苦其人曰服之安精神舒四體延年命卜之  
曰當得達人果得周是修等

渡江生子

孝慈皇后以元至順壬申生少于太祖四歲嬪時  
年已二十一矣艱難中尚未有子或有子不育旣

渡江連生 懿文皇太子秦王晉王 文皇周王  
文皇初生有雲龍之祥 后甚異之 后嘗夢微時  
攜諸子在曠野間卒遇寇至皆紅巾甚恐適 文  
皇牽一馬至扶 后上馬自躍從馬仗劔殿後寇  
皆碎易驚遁而前有幡幢來迎須臾布滿天樂齊  
鳴而 太祖馬亦至相與聯轡徐行獨 文皇從  
後顧視 太子諸王皆不見

沐公生本

世傳黔寧王英爲 太祖外婦之子而王弇州以

爲非曰帝長於英十五年當英之生 帝方貧窶  
安從取外遇是則然矣考英以洪武二十五年卒  
年四十八其年 聖壽已六十五則 帝長於英  
實十七年真龍年至十七壯矣外遇而生理或有  
之弇州起於富貴却笑貧人決無外遇要不盡然  
至 太祖從軍已二十五歲其年 孝慈皇后作  
配又三年渡江方生懿文太子連五年又生四子  
過此方諸妃有子而 孝慈不復生矣 高皇之  
晚婚亦自來創業之君所無也夫 高皇諸大功

臣未有兼文事者獨中山王頗近諸生蓋感發於  
高皇之訓而英與曹國李文忠以絕世雄才又雍容  
好學如文士自非高皇龍種與親姊之子能然  
乎

御劄

太祖賜臣下御劄甚多如中山王宋學士者勿論方  
駐驛徽州時御書一劄賜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  
日茶源闕歇馬偶遇萬宣使至動問說稱星原翼  
田野闢黎民樂拆開賫到公文內云修城事理軍

民人等甚是極得其當重務出積糧儲從其與便  
勿使我多憂途間親書不備寄書人朱樞密院  
判汪同閣下同子孫寶藏於家學士程敏政偶得  
伏讀因題絕句云午夜虹光燭斗寒民間驚得御  
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高皇創業難成北  
甲辰燬於火

照世杯

撒馬兒罕在西邊其國有照世杯光明洞達照之  
可知世事洪武二十七年始入貢

陞赦忠裔

太祖於福壽不但廟祀旌表且官其子陳龔爲德州同知坐事當戍以忠臣子赦之擢太僕少卿改兩浙運使坐胡黨付獄赦居雲南勅西平侯善遇之此心真古帝王所不及也

視朝賜食

太祖每旦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殿武英殿公侯一品官侍坐于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

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位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寺進膳案後以次設饌食罷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爲常二十八年禮部言職事衆多供億爲難請罷從之蓋是時元功宿將俱盡積日所費不貲思有以裁之矣

象鼻巖

陶凱陪便殿高皇從容問居地形勢凱以象鼻巖對且曰臣鄉人張竹屋題曰曾入蒼舒萬斛舟至今鼻準醮清流君王玉輅催行駕安得身閑伴

白鷗卽令人刻於巖壁一日上御五鳳樓工部  
進吞船之技羣臣侍觀衆皆以見吞對凱見獨不  
然上問之凱曰臣惟見繞船走耳上疑之以  
及於死凱自奇人郭璞之流遭明主而不免數  
之難逃如此

用諫擲書

韻府羣玉陰時夫所集太祖時時取觀之解縉  
諫以爲此兔園寒士之筆所見者陋非帝王所宜  
觀遂擲其書不復顧而御製心經等書皆成縉

之受知深矣

揣隱微

太祖神聖凡進見者於容貌詞氣間多能揣其隱微  
有杜安道者持鐻刀隨侍二十二年凡征伐朝讌  
未嘗暫違性慎密不泄動有法度遇嬖官勢人如  
不相識一揖之餘未嘗啓口上甚信愛之曰如  
安道吾知其心

小山泉

大將軍藍玉等帥師二十萬北征由大寧進至慶

州聞虜主在捕魚海兒兼程而進次遊魂南道無  
水泉軍士渴甚其地有小山在韃官觀童營內忽  
聞聲如礮玉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土馬就飲得  
不困乏餘流溢出如溪衆咸懽呼曰此朝廷之福  
天之助也 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  
御足所履而止至是小山泉湧適與夢符

好殺必殺

有輕天下人而好殺者周世宗是也有重天下人  
而必殺者我太祖是也世宗折服馮道謂天下

人皆可輕 太祖少經離亂姦盜害人謂天下人  
皆可重此所以分也

不經之語

姚恭靖以名僧從 文皇天意也鴻猷錄謂恭靖  
先知 文皇必登大位有奉白帽子成皇字之說  
遂請於 太祖得之 太祖威嚴卽父子間誰敢  
說一字請一人又典故中謂 太祖御西樓決事  
馬皇后從後常潛聽之如聞 上震怒候回宮必詢  
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正可積德不可縱怒

殺人。太祖從之。此村家怕老婆之言。太祖何等氣象。馬皇后何等貞靜。茹素救一宋學士。不能得而敢尾。太祖退言得失耶。又翦勝紀聞言。太祖御膳必大。馬皇后親進。一日進羹。上怒擲其甌中。后頸微有傷。后色不動。收之更進。此蕩子打老婆之言。太祖何等敬慎。馬皇后何等莊重。而狠瀆不倫至此耶。

又剪勝紀聞云。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頒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帝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兵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帝時方震怒宿戒閣。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閣吏奪關而出。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爾。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



國我執以歸將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  
達何人敢以自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遂修  
好如初

徐太傅與常平章以洪武元年閏七月二十七日  
兵入通州其夕元主卽開建德門北遁又五日太  
傅至燕填塹入城報捷留鎮經理未下州郡邏騎  
至古北口尋與平章下山西旣克太原太傅出陝  
西平章出薊州追元主平章克開平還至柳河川  
卒李文忠代將太傅在陝西張良臣降而復叛闡

之數月始下王保保睥睨兵疆 太祖委太傅獨  
當之間以久勞召歸尋佩將印以出而李文忠克  
應昌元主已殂太傅一敗王保保再出師敗歸終  
王保保世太傅未嘗離陝西北保保死太傅稍寬  
從 燕王北平從容練兵不復出塞由此觀之太  
傅終身未嘗一當元主且及少主也 太祖威嚴  
太傅敬慎一出入一號令必且諮稟平章敢馳歸  
太傅敢擅還軍甚至突入禁門斬關吏奪關而出  
坐龍江舟脅 聖駕自臨耶齊東之語莫此爲甚

建文軍令

小說中謂文皇靖難建文有令毋使朕負殺叔父名故文皇陣中諸將皆不敢加害然初用兵時固已削屬籍矣其後建文或有此令以示親親之情而軍中恐未必然安平持掣垂及有龍申爪拿其臂馬蹶而止歎曰真命天子後文皇問曰馬不蹶如何對曰欲生致院長耳又所乘八駿戰于鄭村壩諸處皆中箭爲左右所拔可見矢石交下天命所在持不着玉體亦豈南朝之令射馬不

射人而諸將及軍士揀擇而射不敢一矢加遺耶况文皇是時雜諸將中震盪出入百死一生謁陵痛哭危險可知而朝廷易視中間不無坐失機會要之皆天意也

凱旋之盛

永樂廿一年北征也先土干來降賜名金忠封忠勇王隨入京十一月戊寅朔駕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辛巳駕入居庸關邊軍京軍左抵宣府黃花鎮右抵涿州凡三百里布滿極目是日

天氣清明 上服袞龍金繡袍乘玉花龍馬五掖  
五哨軍四十萬疏隊左右夾護時 上巳年六十  
四歲矣接轡徐行威容如神金鼓旌旄喧闐焜燿  
連亘百十里中外文武群臣皆盛服暨緇黃耆耄  
四夷朝貢使駢蹠道左 駕至謹呼萬歲聲震天  
地忠勇王在後於馬上遙望顧謂所親曰今日真  
從天上行也次龍虎臺賜文武大臣及忠勇王宴  
明日入京羣臣畢賀以前莫如唐太宗為秦王時  
破擒竇建德王世充自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

勣二十五將隨其後鐵騎萬匹甲士四萬前後部  
鼓吹以俘入城此亦自古帝王英雄之快也

晉朱衣人

文皇夜夢二朱衣人侍墀下自云太守一真一假次  
日果有二通判曰陳真陳假引奏 上喜符夢俱  
擢知府真福建將樂人有循吏聲

召治水

汪宗孝歛人有義概受廩獨好拳捷之戲綠壁行  
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

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  
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諸鼓舞木熙跳丸飛  
劍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萬曆丁未入京師至蕪  
城疴作夢 文皇遣緹騎召使治水引見殿上  
文皇貌甚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牘進 文皇推案  
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言  
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 文皇色  
不懌有阜永人長跪固請乃已宗孝還其年淫雨  
三楚三吳沉竈產蛙人相噉食惻然心傷之病革  
不可爲矣

械僧報效

宣德中有僧因旱言於官積薪欲自焚請雨舉火  
而走獲之發龍門克軍久之脫歸得一銅印以獻  
輒沿街大呼謂所獻乃紫金印復有金鎖甲在泰  
山之巔邏者獲之法司坐妖律當斬時爲正統二  
年 上覽曰此妄男子何足罪械復原伍後遁入  
虜蓄髮辮結居伯顏帖木兒帳下 駕陷虜中伯  
顏夫婦致敬僧有力焉終不自言 上亦不知其

故也 勳功德寺 正統時 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  
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成請 英廟  
宣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也巳命  
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 太后  
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

房自是 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  
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歎也

英皇卽位尊 祖母張爲太皇太后 母孫爲皇太  
后 太皇太后賢明貞肅僅宣德中 上奉侍謁

陵一次正統中檢飭 宮府優禮大臣知王振之姦  
幾欲賜劍稱女中堯舜寧有幸寺之事且有幸而  
三宿之理況 國朝家法至嚴除 山陵外從無  
有 后妃出幸者卽 朝廷行幸有故事者亦舉  
朝力爭而況于 后妃此必僧寺張大孟浪留此

不根語而襲而書之耳

捷虜徵應

英廟原有捷虜之志神武徵應甚多一夕夢也先稽首請罪故己巳之役實有所恃而行王振窺知其素贊成之後陷虜不被一矢天顏穆如坐土臺羣虜環視一虜來犯立仆也先騎而來墮馮者三懼伏有一馬噬人不可近試以進蹲伏英皇坐之天矯如龍虜大驚益敬禮也先叩頭稱臣以至送歸果符夢中之兆

奉侍虜中

廣南衛軍夏福徙遼東廣寧衛正統五年爲北虜所獲福解誦佛經虜酋以女妻之英廟北狩福隨侍虜庭陞千戶歷陞指揮僉事後入貢往來不絕天順元年英廟召至賞資極厚陞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福奏願留京師未幾挈家來奔復改廣南衛至是年老乞以孫昊代兵部言福不出軍功例不當襲上以福有奉侍勞特與之蓋是時袁彬等隨侍最効勞而福則先爲虜所獲用事輸

忠且能歸正尤可嘉也

宮妃

去吳江可二十里地名八尺余詢之縣人問名起  
之義皆不可得後考之則憲廟選妃江南嘉禾  
以姚氏女應女髮素種種不盈尺過平望二十里  
一夕髮委地可長八尺入宮拜安妃因以名妃生  
壽王妣恩父母皆物故其弟福負販菜市中即授  
錦衣衛指揮同知

山陵綵雲

成化乙未冬十一月冊立孝宗為皇太子頒詔

至南京方迎入忽見孝陵山頂擁起綵雲至開  
讀後方散時錢文通溥掌南院作禎應頌以

上纂入史館

祀廟石函

孝宗即位左都馬文升等言嶽鎮濟瀆等祠廟皆有  
前太監陳喜及姦人鄧常恩所造石函函周遭有  
符篆中貯泥金書道經一卷又金銀錢數枚諸色  
寶石十數顆五穀各一升似為魘鎮之術者每祠

廟又有先帝遣陳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何人所撰皆刻之于石竊觀本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災傷則致祭嶽鎮海瀆之神例命翰林院撰文各分遣廷臣以往未聞用外官撰文內臣往祭者況石函魘鎮世無此理今常恩等已正憲典其石函石碑尚存於先帝聖德恐不能無損乞令所在有司毀之凡函中所貯者各遣人驗實進繳以滅其迹抑以杜將來之漸從之

御膳進素

弘治十五年先有旨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進素日期俱令光祿寺禁屠戶科給事徐昂等因言今一歲之中禁屠斷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此旨惟光祿寺知之在京諸司尚未有知者乞申諭各衙門今後凡遇禁屠日期自御膳以至宴賜之類俱依齋戒事例悉用素食禮部議謂光祿寺各項供應上有兩宮之奉養下有四夷之宴賜今凡遇禁屠日期一切以素食從事揆諸事體殊為未便且進素在祖宗朝無



故事惟 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愛惜物命  
至於如此但其間又有不容已者邇復聞有旨令  
進素之日所用膳內猪羊雞鵝時價銀數各封寄  
藏庫臣等未敢仰窺 聖意所在伏願明詔光祿  
寺凡寄庫銀兩就以補助缺乏今後一切供應俱  
令隨事樽節則仁心益廣而 聖德益崇矣 上  
納之

武皇聖明

武宗南巡姚鎮爲山東布政朝見 上奇其狀貌獨

中官不喜御駕黑龍舟被觸 上驚問爲誰對曰  
姚布政 上笑曰是美髯者耶釋不問是日鎮駐  
驛中實不知次日有以告者始拜謝 上曰偶觸  
何傷去去 武宗明聖如此

王女兒

武城中衛軍餘鄭旺有女名王女兒者幼嚮之高  
通政家因以進內弘治末旺陰結內使劉山求自  
進山爲言今名鄭金蓮者卽若女也在 周太后  
宮爲 東駕所自出語浸上聞 孝廟怒磔山于

市旺亦論死尋赦免至是又爲浮言如前所云居  
人王璽覬與其厚利因潛入東安門宣言國母鄭  
居幽若干年欲面奏 上東廠執以聞下刑部鞫  
治擬妖言律兩人不承服大理寺駁讞者再乃具  
獄以請詔如山例皆置極刑

繼統祥瑞

世廟在藩即不獨誕年河清三日而已 顯陵龍岡  
舊斷土岫墳起仗下小兒暴長數尺既登極南山  
有鳳凰之聲華村產麒麟之種

黃衣陞辭

己丑四月 世宗夢黃衣者數人陞辭南行其勢  
甚速次日語閣學楊一清對曰黃者蝗也南方其  
有蝗乎是秋蝗果大至在在皆滿數日爲大風雨  
飄入海盡死是時 上方厲精圖治故見夢且能  
消弭云

廟池浮物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道士朱本澄進紅線絲被二  
花銀瓶一云濟瀆廟池內浮出賜鈔六十錠勞之

其池時浮出銀幣借人如期而還則得利不則祝之不復出且至虧折矣

時王

世宗因正月雪降甚喜有天賜時王之諭尚書夏言等作賦以獻當時若雨雪之類皆因禱而應故張皇乃爾後有秉筆修國史者削去可也

芝草

世宗有詔採芝宛平縣民得五本以上御醫李果以玄岳鮮芝四十本進三十六年九月禮部類進千

餘本明年春鄂縣民聚芝百八十一本爲山以獻內有徑一尺八寸者數本號曰僊應萬年芝山四川巡撫黃光昇進芝四十九本十月禮部類進一千八百六十四本四十三年御醫黃金進萬壽香山四座聚芝三百六十本爲之  
宋政和五年蘄州產芝草徧境計黃芝一萬一千六百枝內一枝色紫九榦尤奇

桃峰

嘉靖乙卯上夜坐庭中御帳後忽獲一桃左右

視或見桃從空中墮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大典五日明日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

上益喜諭禮部謝玄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於是羣臣上表賀上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

十八祥雲

嘉靖十八年冊立皇太子日下有五色雲見徑二丈形如龍鳳然卒有巳酉之事洪武十八年黃子澄進士第一改第三唱名時五色雲見與韓魏

公同符然卒有壬午之事人言卿雲未必祥是大不然十八年分封裕邸竟為天子開隆萬萬年大瑞在此不在彼文丞相生父夢乘紫雲來故名曰天祥字曰宋瑞天祥就義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宋之瑞也子澄雲見死節不辱高皇帝知人之明我明之瑞也忠臣義士國之麟鳳豈羨富貴福澤哉

西苑農壇

世宗立農壇於西苑耕熟地五頃七十畝有奇歲用

農夫五十人管農老人四人騾夫八人日食口糧  
三升太倉關給仍復其身耕畜一十六頭御馬監  
倉給以草料其農具俱出之內官監五穀種子順  
天府送用倉廩農舍牛房工部蓋造每歲戶部侍  
郎一人郎中一人提督之所獲納之恒裕倉以備  
郊廟之粢盛撥太倉軍斗三十人守之歲終戶部  
奏報其出入之數

### 駙馬封侯

世宗以迎立功封駙馬崔元爲京山侯禮部以本朝

無故事爲言 上曰永樂初年駙馬王寧以翊戴  
功封永春侯何言無故事豈 世廟之深諳故實  
抑崔及左右密進而見之詔旨耶然永樂中駙馬  
封侯者尚有宋瑛等數人不止於王寧禮部以無  
故事爲言非欺妄卽疎漏當時尚書爲毛澄其不  
觸怒抵罪幸矣

### 中宮廢立

世宗篤於倫常嘉靖元年立 皇后陳氏八年崩謚  
悼靈立順妃張氏爲皇后十三年正月癸卯廢越

十日立德妃方氏爲皇后張后以十五年薨用廢后吳氏禮葬之中宮之廢非小事也中間緣故史官不著一字野史亦無有及者豈宮禁事秘非外人所得與知耶余童子時一老儒爲言張后之廢實由張延齡兄弟世宗方以昭聖初年裁抑章聖憤甚而延齡故多怨家爲人所訐下獄昭聖急因上生子諭來見致賀上辭之再諭再辭之益皇急托張后爲言后方有盛寵乘夜宴述太后意而太后亦先遣人傳上云延齡事將就

罷上已怒諭閣臣謂太后云云然尚未有以發及聞后言大怒卽褫冠服與杖明日下令廢黜延齡竟坐死考之史錄日月正相值老儒之言真耶其亦齊東野人之類耶世宗以母后不顧燕婉之好誠剛誠孝而張后之不幸已甚昭聖此時其又何以爲情夫昭聖在孝廟時專寵驕妬致孝廟終身無他嬪御養成二張之惡武宗立母族甚見疎外昭聖默默已不能得之於子胎禍極於世宗所存者一虛名耳孝宗在

天之靈將何以慰耶

嘉靖已酉春虜警撫寧侯朱岳英國公張溶西寧

侯蔣傅惠安伯張綱錦衣指揮同知鄭璽僉事孫  
堪偕給事中楊允繩于閱武場比試應襲官舍璽  
忽報訛言云虜入寇至沙河岳等皆懼而走允繩  
以聞詔責璽訛言驚眾褫職岳溶怙懦損威革坐  
營管事傅等不能規止各奪俸二月

康懿被召

林康懿公廷楫為工部尚書世廟御便殿召公

顧視奇其狀明日公疏辭財帛省營建上曰朕

方期若若乃言我得非林俊子耶左右或對其父

亦尚書非俊子也上顏乃霽然則上千見素

公終有不釋然者矣

對上雅語

世宗偶以暇使侍臣各道其邑里人物及豐城大邑  
伯李璣應聲對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  
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淵太阿上嘉其敏括

王沂公會青州人宋真宗問云卿鄉里諺云井深槐樹麤街濶人義疎何也沂公對曰井深槐樹麤土厚水深也街濶人義疎家給人足也真宗善其對

海榴鬯

世廟初年勲輔諸臣同遊賜畫扇有木刻海榴鬯墜子可寸許穴其腹藏象刻物件凡一百件亦天下絕巧也

請香

嘉靖四十年宮中龍涎香悉燬於火上恚甚命再購戶部尚書高燿進八兩上喜命給價七百六十兩加燿太子少保實火時中人密竊以出上索之急燿重賄購得因聖節建醮日上之大稱旨加賞蓋內外之相爲欺蔽如此未幾廣東進龍涎香至五十七斤

買珠

世宗以大小珠一函及甘黃玉刀鋏一具示燿令求珠玉如式凡兩月上意遲之復諭燿曰金玉珠



寶古今常有王侯制度非不經之用爾職當思自  
盡無徒遠嫉怨爲避害計 祖宗時內藏之積至  
弘治年盡矣然非 孝宗自用今無一二其多方  
撙覓并買黃金四千兩進用金價於欽取銀兩內  
給之燿懼乃以先覓得大小珠四等共一千五百  
餘粒用價二萬二千五百餘兩買之以進 上以  
未足原旨所取之數且無甘黃玉疑司帑恡費不  
以時值給故民間鮮有售者仍命燿亟如數購進  
毋 嘗宴駕乃止

### 戎服出郊

穆廟立值南郊以戎服出蓋 上喜習武服此自便  
非登郊壇者羣臣具諫徐文貞止之進密揭  
上笑曰此服原非見上帝者何慮之過

### 大閱

國朝 聖駕大閱惟隆慶三年一舉其說發於張太  
岳計費不下二百萬海內因傳欲復河套其實  
穆廟欲馳騁自快非修故事亦非幸邊功也  
神考九年如之亦太岳之意然此舉儘可已畢竟是

撫按將帥事惟五月 禁中射柳聚諸徹侯若夫  
將角試較其優劣如 先朝故事可也

御筆題詩

玄兔圖 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圍其傍似  
碧空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  
色兔居中間毳比纖煙意態安閒真是神物蓋  
宣皇帝王中文武全才遊戲丹青竝臻妙境遠在唐  
太宗之上萬曆九年 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  
臣王家屏沈懋孝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

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於  
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  
而下三十有五人進御 上覽之甚喜常熟趙固  
圖其副勒之石真 熙朝之盛事也

御筆改字

申文定公為史官時有祛倦鬼文 神廟即位之  
二年 御筆改魔字攷其文作於丙辰歲已十九  
年矣 上方十二歲何由見之間以問文定公公  
云此內史持入 上覽而喜遂灑筆而公亦以此

受眷且大拜矣

御號

相傳 神廟宮中自號禹齊故已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禹試士主試者高啓愚四川人羅萬化浙江人至壬午張江陵死有疾高者妄傳江陵堂中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抨擊謂江陵有逆謀而高為之用高遂落職嗟乎張有此心乃掛圖取疑而高顯然藉此媒進何駭乃爾讀書人宜

禍即天殃矣

藥王廟

鄭州土城無門扉相對如闕中有藥王廟王即扁鵲州人也封神應王 神廟玉體違和 慈聖皇太后禱之立奏康寧為新廟建三皇殿於中以歷代之能醫者附焉

獻俘

神廟二十七年己亥四月廿四日獻倭俘禮成大司寇蕭岳峯大亨領左右侍郎出班奏事長身偉貌

燁燁有威時。上御午樓朝暾正耀。蕭跪御道。兩  
侍郎夾之。首僅及肘。致詞先述官銜名姓。及左右  
侍郎并請犯人某某等磔斬。末云。合赴市曹行刑。  
請旨。凡數百言。字字響亮。舒徐宣畢。俯伏。  
上親傳拿去二字。廷臣尚未聞聲。左右勲戚接者。二  
遞爲四。乃有聲。又爲八。爲十六。漸震爲三十二。最  
下則大漢將軍三百六十人。齊聲應如轟雷矣。此  
等境畧可謂。熙朝極盛事。是日天氣清和。余以  
廿七日持節出國門。封榮世子躬逢其盛。良自不

偶次年庚子冬十二月獻播俘禮亦如之而寒甚  
百官噤栗館友莊冲虛面最白侵而成紅余面赭  
幾變而黑或嘲曰雲長作翼德臉也宣畢囚大呼  
稱枉每囚一鐐肘外覆以朱衣朱巾名曰罩甲一  
官押之十人义而扶且推之出西長安門夾道觀  
者無慮百萬車擁轂枳大司寇督至西市僅二十  
里日晡方達比行刑近昏黑矣

東宮門衛

光廟正位東宮內官往往托疾引去萬曆四十二年

五月初四日棍徒張差持挺入第一門只兩內官  
守之一年七十餘一年六十餘第二門寂然無人  
差陪一人仆至殿簷超級而上韓本用等羣呼齊  
集亦不過七八人而已大皇太子親奏送部招出  
同謀云見一人打一人小爺洪福大了語多支  
吾坐以風顛而止伏以未中谷曰單一  
出閣海曰雲是非道論也說畢因大和  
萬曆二十二年光廟以皇長子出閣講學故  
事講必已刻遇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傳

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  
煖耳尚未賜爐火亦未舉光廟方出噤甚郭明  
龍克講官最科深且長既入大言天寒如此勿論  
皇長子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卽如我輩  
辛苦讀書得此一官忝清華列禁近亦是天上人  
若中寒得病豈不屑越太甚喝班役速取火禦寒  
氣時中官各圍爐密室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聞  
郭言盡擡出奉皇長子環向始覺煖適怡顏完  
講事上聞亦不罪也郭因此受眷東朝妖書

事發傳語厥監陳矩曰饒得我饒郭先生罷其真切如此而諸講官方叩頭時密視光廟袍內止一尋常狐裘講案高僅二尺餘蓋初出時所御歷七八年不敢奏易

光廟出講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御案前有雙銅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天光廟矚內侍曰移銅鶴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已嘿寓眾皆嘆服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為非以

非為是余友劉幼安當直既敷衍畢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以謂之亂德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櫟括之更覺明切退相語以為真天縱不可及也

進講既畢必奉玉音賜酒飯所賜比常宴最為精腆非時橫賜又不與焉此儒者際遇之極榮也後講官從便自攜食榼光祿寺折送其數不少乃二十二年之講裁減不及錢許幼安常笑曰我輩初做秀才時館穀每歲束脩不下五六十金又受

人非常供養、今爲皇帝家館師、歲剛得三十金、自食其食、每五鼓起身、步行數里、黎明講書、備極勞苦、果然老秀才不及小秀才也、又言大暑侵晨、天氣涼、出入猶便、大寒衝風、幾于裂膚、至先朝銀幣筆、暴節錢之賜、絕響、端午節不見一扇、聖上教子、可謂極嚴極儉者、

聖諭

萬曆三十一年十二月妖書事發、神皇怒甚、上下危疑、恐動搖、國本則禍不獨中于臣子、且移

之

社稷幸

神皇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

太子大聲諭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關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口傳、聖諭內閣、我今日親朝、聖母回宮、就宣

皇太子在啟祥宮賜皇太子慰言及戒諭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

臣擬寫慰旨安慰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  
等旨意今日宣你來而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  
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  
賜你細細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  
心云云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 皇太子亦含  
淚叩頭請去送至殿簷隨賜膳品四合手合四付  
酒四甌傳與先生知道夫 禁中嚴密一啟隙間  
何勞 天語叮嚀如此就中機械 神皇灼見不  
待張差之挺已得之十二年前矣

丙辰正月十七夜  
一卷終述三書通

